

# 我给南枝的一封信

## ——《给阿嬷的情书》观后

◆ 南妮



南枝,你与我的名字差了一个字,倍感亲切。你的长相是我无比欣赏的那种:清纯又秀丽。看似云淡风轻的处事风格,却有着自己的坚定与执拗。

有一天,一个来自异域的清纯少年,来到他的异乡——泰国暹罗的你家的客栈,做了柴禾间租金最便宜的房客。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在木生即将离开暹罗的前夜,你送给他橄榄吃,橄榄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潮汕,对橄榄的赠数,有点小贪心。你们的友谊在分手的前晚达到了纯洁的高潮,你们的故事也在这晚铸就了两家命运的捆绑:1955年的某夜半,贼人烧屋劫钱,意图抢占店铺。气盛而侠义的木生救出你们父女,因多年积蓄被焚而致伤贼子,被判二年徒刑。真正的故事从这个大火之夜开始了。

你模仿他的笔迹代他写信,写给在潮汕的木生的妻子淑柔。年轻的木生是个有二子一女的年轻父亲,每月寄给家里50块港币做养家费用。你没有对木生一见钟情,摆脱了世俗的道德困境。1960年,当木生死于又一次在他处奋战窃贼后,你把寄给淑柔家书与家用的事儿一并担当了。你家大火那一次,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出于感恩与报答。木生还给你他向你借的钱,那“50港币”一次次累加。而木生死了之后,你再做这样的事情,一做做了二十年,是把自己当作了木生了!那个情深的丈夫,那个养家的父亲!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名字,阿嬷,成为祖母的淑柔。我们都知道,来自木生给妻子的情书,1960年之后的,是伪情书。但这也是你南枝真正的情书——写给淑柔的。遥远的相识的淑柔,木生的淑柔。你假装木生还活着,他的影子甚至使你一生无法结婚。你是不是还是爱他的呢?不知道。你认识的淑柔,只是木生描绘的、木生眼里的淑柔,你花上你整个青春的代价,甚至宝贵的人生的代价,“辛勤的劳动,支撑着两家的经济”,最后晚年得阿尔茨海默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木生若活着,会答应你这样做吗?你并不是木生,你也不是淑柔的闺蜜。

阿嬷的情书,是一个女人给一个女人的情书吗?南枝无比欣赏、赞美、同情淑柔。潮汕人重情重义,是的。哪个地方都有重情重义的人。“暹罗的淑柔”,你在电影中的另一个名字。想来你是喜欢的吧?为

什么要做暹罗的淑柔,而不是暹罗的南枝呢?淑柔独守着一个家,吃苦受累却保持甜笑,那是她的事情、她的选择。而你,会不会有些过于多情了?你有一个爱你的父亲,有不懈的求婚者,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潮汕的淑柔?

你真的是“成人之美”吗?你撕去木生的讣告,隐瞒他的死讯,你冒充那个养家的男人继续养家,这是道德大善吗?你要淑柔在假象中“甜蜜”生活20年。

即使有着三个孩子,但淑柔也许还会遇到她的第二个男人,第三个男人呢?跟第二或者是第三个丈夫再生下一男半女,组成完整家庭?

也许我不能苛求上世纪中期为生活打拼的你,有现代的视角。但若你曾经离开过暹罗,辗转于多地,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美与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或者你不出门,读书。通过读书的途径,收获相同。若你真正去读了书,你便会懂得这样的道理。

我把你的义举,定为乡愿。你没有走出你的家乡,潮汕只是你家乡的重演。真正的道德美,从来不是你以为的“我做了什么”,而是“对方需要什么”。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

于是,你对淑柔,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深刻的同情、喜欢的表白,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告诉她木生死亡的真相,然后对她说:亲爱的淑柔,你需要我怎样的帮助?你愿意到暹罗来吗?可以转移一下你的痛苦,离开家乡,然后,看看新生活会有什么新的风景。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日前在上海宛平剧院圆满收官,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作为压轴剧目精彩上演。

马兰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女驸马》《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中的形象,参演《严凤英》等影视剧,借助大众传播扩大黄梅戏影响力。

# 一曲《女驸马》,百年黄梅声震申城

视剧目,借助大众传播扩大黄梅戏影响力。她任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设立马兰戏剧工作室,依托高校平台开展黄梅戏教学、艺术研究,推动黄梅戏与现代舞台艺术深度融合;黄新德,作为黄梅戏第二代领军人物,从事生行艺术六十余载,唱腔醇厚苍劲、表演功底深厚,数十年间频繁赴沪登台,既亮相大型精品展演,也投身小剧场创新实验,是上海戏迷熟知的黄梅戏“常青树”,持续以经典演绎与艺术实践助力黄梅戏在上海的传播与创新;吴琼、吴亚玲、赵媛媛、蒋建国、熊辰龙、王琴、杨俊、张辉等皖鄂两地艺术家频繁登台上海,以多元演绎拓宽黄梅戏的艺术边界。

近年来,韩再芬作为中国剧协副主席、黄梅戏艺术专委会主任,将上海作为黄梅戏推广传播的核心阵地。展演间隙,谈及黄梅戏在上海的发展,她表示:“上海是黄梅戏走向全国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福地。海派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给了黄梅戏不断创新的空间。依

托戏曲振兴政策,我们既要守好《女驸马》《天仙配》这些经典,也要贴合上海都市观众的审美,让黄梅戏在大都市持续焕发生机。”

## 民营社团深耕基层

专业院团之外,蓬勃兴起的民营黄梅戏剧团成为上海黄梅戏普及、新生代培养的核心力量。严凤英再传弟子,中央电视台“盛世黄梅”大奖赛金奖得主、上海星苑黄梅戏剧团团团长杨舒星,在上海坚守十年,常年走进社区、军营、中小学开展黄梅戏普及教学。她说:“能为黄梅戏传承、为孩子们播撒戏曲热爱出一份力,感到十分欣慰。严派艺术是我们的根,上海是我们生长的土壤。十年里,我们扎根社区、校园做普及,就是想让更多孩子认识、爱上黄梅戏。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好基层教学,让更多年轻面孔走上黄梅戏舞台,让这门传统艺术在上海扎得更深、传得更远。”

从老一辈艺术家沪上奠基,到中年名家守正创新,再到新生代扎根普及,几代黄梅人的接力,勾勒出黄梅戏在上海清晰的传承脉络。

当前,国家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提供坚实政策支撑,上海海派文化沃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更为黄梅戏繁荣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依托上海的舞台资源、高校平台、传播渠道,黄梅戏将持续坚守乡土艺术内核,创新舞台表达形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搭建院沪联动平台。相信在名家引领、基层坚守、政策赋能的共同助力下,扎根上海的黄梅戏,必将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脉,唱响更美妙的时代新声。

## 严凤英唱响经典

黄梅戏与上海的缘分,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彼时,大批皖籍黄梅调艺人沿长江抵达上海,在茶楼、游乐场登台谋生,这门源自皖南山野的乡土小调,在海派戏曲生态中艰难扎根、谋求转型。

1954年,严凤英、王少舫等黄梅戏艺术家赴上海参加华东地区第一届戏曲汇演,《打猪草》《天仙配》一经上演便引发全城轰动。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天仙配》拍摄为戏曲电影,影片风靡全国、对外输出,黄梅戏正式完成从地方小戏到全国性剧种的跨越,跻身中国五大剧种。

剧目与影片的成功,得到国家领导人与文艺界权威的高度认可。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评价:“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民皆知故事。”周恩来多次观看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1959年在上海观看《女驸马》后专门接见演职人员,此后邀请严凤英、王少舫赴中南海演出,向全国推介黄梅戏。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也曾撰写评论,精准评价黄梅戏的乡土质感:“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仿佛闻到了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

上海,成为黄梅戏破圈成名的核心舞台,为其走向全国奠定根基。

## 皖鄂名家深耕沪上

改革开放后,黄梅戏迎来黄金发展期,一批来自安徽、湖北两地的黄梅戏名家,陆续赴上海传授献艺,推动黄梅戏在海派沃土上持续生长。

# 谁是“主角”?

◆ 田南帆

电视剧《主角》自5月10日在央视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狂飙,最高收视率冲破4.5%,在同步上线的腾讯视频平台,剧集站内热度突破30000,豆瓣评分高达8.2分,成为典型的“台网双爆”剧集。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是一部年代剧,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这部电视剧几乎天然契合了张艺谋的艺术母题:陕西地域文化、秦腔戏班、女性命运、大时代沉浮,以及“舞台与人生互文”的结构,都与他早年的电影气质高度一致。它既有民间史诗感,也有浓烈的东方戏剧美学。某种意义上,《主角》更像是张艺谋经典电影气质的一次“长剧化延伸”。甚至,演员阵容也被称为“陕西天团”,张嘉益、秦海璐、李泽锋、孙浩、姬他、苗阜、姜冠南、石文中、李晓强、任小蕾、扈耀之……真是神仙打架,名角飙戏。

那么,谁才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岁月浮沉里的爱恨纠葛与命运抗争,在花彩香、胡三元、忆秦娥三人的人生里,始终被多重尖锐矛盾所缠绕,而这些矛盾的核心既是以剧团实际掌权者黄正经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也是三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羁绊。

忆秦娥的矛盾,始于身份的卑微,终于命运的无常。她本是山里

放羊娃,被舅舅胡三元带进剧团,却因胡三元犯错入狱被贬为烧火丫头。掌权者黄正经的冷漠、同事楚嘉禾的算计,让她尝尽人情冷暖。花彩香是她的启蒙老师,手把手教她唱戏,可花彩香与胡三元的拉扯,也让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长大后,她为避流言嫁给纨绔官二代,又错把画家石怀玉的痴迷当深情,最终丧子之痛让她心死。

三人的结局,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缩影:胡三元归隐深山,临婚前仍在床板上敲着秦腔鼓点;花彩香守着小店,再也没登过戏台;忆秦娥成了秦腔皇后,却在感情里孤独终老。他们在权力的碾压下抗争,在情感的漩涡里挣扎,最终都成了戏台外的伶仃人。唯有秦腔的余韵,还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谁是主角?是台上的名伶,是聚光灯里的名字,是海报上最大的字体,还是那个时代本身?很多真正伟大的作品,写到最后,人们都会发现:个人不过是一枚被时代洪流卷动的小舟。你以为自己在掌舵,其实只是被水势推着前行。

《主角》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反讽意味。中国传统戏曲里,“主角”是压轴人物,是一出戏的魂。但真正懂戏的人知道,再大的



《主角》

角儿,也离不开锣鼓、琴师、跑龙套、后台、水袖、戏箱与戏班。一个人再耀眼,也只是整台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艺人讲“角儿”,从来不是西方的个人英雄。西方叙事里的主角,往往是“我改变世界”,而中国叙事里的主角,更像“世界塑造我”。《红楼梦》如此,《白鹿原》如此,《活着》如此,《霸王别姬》也是如此。人站在时代面前,既倔强,又渺小。《主角》如果只拍一个名伶的沉浮,那不过是一部人物传记;可如果它拍出了几十年中国社会的起伏、人情、权力、欲望与命运,那它真正的“主角”,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人共同走过的岁月。

“谁是主角”这个问题,到了最后,可能会变成另一个问题:谁不是配角?我们每个人都曾在别人的人生里跑过龙套,也都站到舞台中央。有人唱一折《贵妃醉酒》,有人只来得及敲一下梆子;有人掌声如雷,有人无人知晓。但戏唱到最后,众生其实都一样。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台大戏,众生轮番登台扮角。